

# 诗意与热土的双向奔赴

■唐晓虎

李少君先生与海南的缘分，是一场诗人与热土的双向奔赴、相互成全。

近三十年的海南岁月，从青春勃发到中年沉稳，这片海岛上的人情风物早已融入他的血脉，成为其诗歌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。

李少君笔下的海南自然，往往与人的情感相互渗透。《抒怀》一诗中，当友人宣称要为山立传、为水写史时，诗人的愿望显得朴素而谦逊：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，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，以及一帧家中的素描。诗人特别强调，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。木瓜树，这个海南寻常可见的植物，在这里成为连接自然与亲情的媒介。诗人无意做山水的主宰者，只想做自然的邻居和亲人的陪伴者。这种谦卑的姿态，体现了诗人与海南自然共生与互融的真实关系。

最能体现李少君与海南精神关联的，当属《我是有大海的人》。这首诗中，大海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，成为一种精神气质和生命态度。从高山上下

来的人觉得平地太平淡，从草原上走来的人觉得城市太拥挤，从森林里出来的人觉得街道缺乏内涵，而从大海上来的人觉得每个地方都过于压抑和单调。这一系列对比，暗示了海南赋予诗人的独特视野：“我是有大海的人，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你们永远不知道”“我是有大海的人，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和你们不一样”。这种近乎骄傲的宣告，道出了海南生活对诗人精神的深刻塑造。海鸥踏浪，追逐蔚蓝的方向；巨鲸巡游，胸怀若垂天之云。诗人从海南的大海那里习得的，正是一种自由开阔的生命姿态。

李少君对海南的书写，还隐含着对现代生活的深刻反思。《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》中，“即使一切都还在争夺之中，冬寒仍不甘退却”，这里的“争夺”与“冬寒”，何尝不是对现代都市生活竞争与冷漠的隐喻。而诗人“对春天有所表示”的决心，则是对异化生活的自觉抵抗。《海边小镇》里，寂寥的小镇在现代发展的浪潮中仿佛被遗忘

了，但这种遗忘反而成全了它的宁静与完整。诗人在小旅馆听了一夜风雨，第二天起来，地面洁净，天空晴朗，风雨仿佛从未来过。这种超然物外的体验，是现代生活中难得的片刻安宁。

《李白》一诗最完整地表达了李少君与海南自然的关系：“我自愿成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，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，山与水的殖民地，花与芬芳的殖民地。”这里的“殖民地”是一种反讽的用法，诗人主动向自然臣服，成为自然的居民。而诗的结尾“但是，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，最终做一个内心的国王，一个灵魂的自治者”，揭示了这种臣服的最终目的：通过融入自然而获得真正的精神自主。从自然的居民到内心的国王，这正是李少君海南诗歌的精神轨迹。

李少君后来离开海南去到北京工作，他笔下的景色开始呈现出距离感带来的诗意升华。《忆岛西之海》写那些“寂寞”的海湾和海沟，躲在木麻黄背后，藏在野菠萝群中，在被人遗忘的季节里，浪花竞相绽放，一朵一朵独自



热土诗缘。王发东作

盛开，独自灿烂，独自汹涌，独自高潮，再独自消散。这种孤独而完整的生命形态，不妨视为诗人对自身处境的隐喻，更是对海南的深情回望。《南渡江》更是直白地表达了这种牵挂：“每天，我都会驱车去看一眼南渡江。”看了又怎样？看了，心情就会好一点点。这

种看似平淡的表达，实则蕴含着诗人与海南之间的情感纽带，只看一眼，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。

在李少君的诗歌中，海南的自然之美得以记录和抒发，自然之魂得以表述和传递，也因此获得“自然诗人”的美称。

## 海南叙事与形态对话

■蒋昕

阅读诗人艾子的《海南记事》，这组诗共二十首，写罗睺村、通潮阁、冷泉、榕树王，写火山口、琼剧、地不容、瀑布，写椰子和黎家少女，写东湖的市井喧嚣与清晨美舍河畔的鸟鸣。诗人以“记”为名，展开一场关于时间、记忆与生命形态的深度对话。

艾子笔下的海南，是一个充满历史回响的空间。她写罗睺村，走一趟东坡路便“如六月的莲花，一瓣一瓣地剥开自己”。她穿上南宋的襦裙，居火山石屋，种虫眼比火山石洞眼还多的蔬菜，甚至不急于出嫁。这里的“我”不是站在当下回望过去的旁观者，而是直接把自己安放放在历史之中，让时间在身体里重新流淌。那杯十九世纪种植的福山咖啡，与南宋的襦裙、明代的牌坊、清代的宗祠并置在一起，不同时代的气息在同一个空间里互相渗透，形成一种奇特的共时性。

她写苏轼的诗歌耐人寻味。她写道“先生不愿走水路，可乘飞机，不必来去皆不由己，先生愿住多久便住多久”。这是当代诗人对古典文人的邀请，也是一种跨越九百年的理解与慰藉。苏轼当年渡海，心中尽是悲凉，“舣舟将济，眩暈丧魄”，来去皆不由己。而艾子用一句“可乘飞机”，轻巧地消解了那种被迫流放的无奈，让先生终于可以自主地选择停留。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艾子对历史人物的体贴，用当下的善意去缝合历史的创伤。

艾子写自然风物，有她独特的视角。写定安久温塘冷泉，她尝试喊一声“碧玉”，定安娘子应了，声音湿润澄明。写火山口，她把地质年代的灾难写得极具画面感。她的诗没有停留在创伤本身，而是转向了创伤之上的柔美之花，祝福那些千疮百孔的石块垒起的房子和累累伤口上开出的桃金娘。

艾子写海南的风土人情，有一种在场感。她把海口东湖的市井喧嚣写得活灵活现。方言混杂，三教九流，找差事的、卖盒饭的，高谈阔论引经据典。艾子不居高临下地评判这种杂乱，而是把它当作一场盛会来写，从早晨六点持续到半夜。只有后半夜路过的人才能看到东湖恢复了水般宁静。这种昼夜的对比，既是对城市生态的如实描绘，也暗含着喧嚣之后的宁静才更有分量的节奏感。写琼剧的那首，她把台下的观众写得比台上的剧情更精彩。草席铺在刚飘过小雨的沙地上，观众进进出出，哄小孩，随地吐甘蔗渣，嘈杂的声音和秩序为乡村的琼剧剧场所特有。而台上的喧闹声铺天盖地，花旦的高音唱腔把台下的争执暂时平息。这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关系，戏剧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有多精致，而在于它被这些朴素的观众所需要。

艾子写海南女人，她直接说“以勤劳朴素区别于外省女人”，偏黑的皮肤带有阳光的本质，分布在天地间、灶前屋后和眺望的海边。这些描述没有过多的修饰，却有一种坚实的质感。她写海南女人的沉默品质靠行动来破译，写她们不寻找虚构的爱情，不轻易放弃婚姻，内强外刚的韧性取代男人的责任。这是一种基于对现实的书写，不是概念化的宣言，而是对具体生命形态的尊重。

艾子的诗歌不急于表达深刻的哲理，她把海南的山川风物、历史人物、市井生活、植物果实一一呈现，在呈现的过程中，意义自然生长出来。她写的是海南，但又不仅仅是海南。那些关于创伤与愈合、卑微与高贵、喧嚣与宁静、传统与现代的思考，具有普遍的指向。这组诗的意义就在于，它提供了一种观看地方的方式，既扎根于具体的土地和历史，又不被地方性所局限。

## 关注底层的良知和责任

——写在散文集《乡关何处》前面的话

■符浩勇

这是我继《到博鳌看流星雨》后的第二本散文集。它记录的是我心目中乡村社会在时代浪潮下的沧桑变化，书中的文字，是我对远去过往的深情凝视，对当下困顿生活的刻骨思量，以及对那些在变迁中依然闪亮的人性微光的捕捉。

《乡关何处》围绕着“乡村的变迁与人性的光辉如何在生活中交织”这一线索展开。我无意做宏大的论断和临摹，只想呈现若干在社会时代具有痛点和人事。他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，城市化的步伐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面貌与生活。在热土上的人们。像《斑驳的板桥》《失落的挽歌》这些文字，便记录了这种冲击下的乡村百态。它们讲述了像在城郊洗车铺营生的“杰叔”的故事。他每日与泥水灰尘打交道，内心却常常后默默流淌的爱国情怀，让骑楼的文化传承有了更深刻的精神底色。

进入新时期，骑楼迎来新生。老街获评名街后得到整体修缮，老字号变身文化餐厅，非遗展示馆讲述着新的海岛故事。然而，修缮不等于传承，活化不等于商业炒作。骑楼真正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在满足游客期待的同时，不让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被掏空。那些在柱廊下乘凉的老人，在老店里喝老爸茶的街坊，才是骑楼文化最忠实的守护者。

骑楼的生命力在于它从未静止。它是昼夜渔歌与南洋爵士的和鸣，是妈祖巡游的袅袅香烟，也是自贸港列车的声声汽笛。当阳光掠过天后宫飞檐，手艺人推开木门，咖啡香在柱廊弥漫，这便是活着的传承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，骑楼则是澎湃的交响。最好的评论不是赞美它的古老，而是追问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续写未来乐章。

海口是什么？在陈波来笔下，海口是河流与海洋的交界地带，一个充满张力的地理空间。这里是陆地的终点，也是海洋的起点。因此，海口意味着一种“临界”状态，一种暧昧难辨的纠结状态。正如陈波来在《羞愧》中所言：“某些时刻海口是趋于消失的/看着这么多流水无牵无挂，这么多/河水悄无声息地化为海水/宽阔替代以往的夹岸逼仄。”正是在河流与海洋的相互碰撞中，海口得以生成。

作为陆地与海洋的双重边缘，海口自有一种晦暗难明的混沌之感：“趋于黑暗的海口/那黑暗是渐渐深远的/与不安分的大海蓄意相连”（《海口小记》）。然而，诗歌的存在本身，就是要用语言照亮难以言说之事。因此，陈波来通过对海口的抒写，表达自我的情感、记忆与认同。海口不仅是他所书写的物理空间，更带有精神地标的意味。

对陈波来而言，海口是一种自我生命的隐喻。来自贵州涪潭的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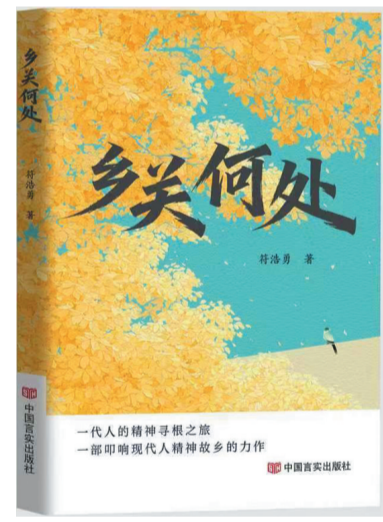
是珍贵的引子。“给姑妈送灯”的温暖细节，连接着血脉亲情和乡邻淳朴的情谊；那条承载着无数童稚秘密的小河，是自由与懵懂的乐园；那些“忧郁的花期”，则映照出成长中特有的敏感与淡淡的哀愁。这些看似细碎的意象，是我对曾经熟悉的乡村生活氛围、人情味道的一种情感回溯。

在写作这些文字时，我也在尝试一些表达上的探索。比如，希望能找到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讲故事。《刻在故乡的皱纹》试着把祖辈经历的人与事当作一个饱经风霜的皱纹去看，那些宗族的繁衍、祖辈的起居和世道的冷暖仿佛都在诉说，它们的变化无声地映射着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变迁。《故国最后的夜语》则有意留下了一些空白，让那些未尽的忧伤和未言的心事在静默中弥散。《父亲的年轮母亲的路》中，“年轮”不仅是时间的刻痕，更是父亲如山般沉静坚韧的生命力的象征；“路”则蜿蜒着母亲一生的辛劳与不屈，共同诉说着面对生活重压时那份默默的抗争。《女儿本平常》这个题目本身，就蕴含着对平凡生命价值的思考，在朴素的叙述中，试图传递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尊重与体悟。我尝试将一些思考，融入对乡情风物的描摹里，希望文字能给读者多一些回味和反刍。

我深知，书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变化、每一个面孔、每一段情感，都源自真实存在的土地和人群。无论是《我

的故乡小镇》里熟悉的街巷如何在时光中改换容颜和回望留恋，《故里乡亲》中那些性格迥异、命运交织的邻人故事，还是《走过摇晃的季节》里晚暮个体在时代进步和渴望成长中的呼喊，其核心都在于贴近生活的本真，展现那份不加修饰的“真性情”。《孙女上学记》里流淌的是隔代之间最朴素也最深厚的亲情；《往事并不如烟》则是对人生际遇中那些不完美的坦然面对与和解。

在这个信息纷繁、人心浮躁的时代，如果这些文字能像一片遮光的树叶，为读者提供片刻的驻足与沉思，让心灵得到一丝慰藉或共鸣，那便是我最大的欣慰。



## 唯有入海口，令人肃然起敬

——读陈波来《入海口诗札》

■汪荣

波来到达海南，这是山与海的相遇。因此，入海口带有诗人的自我指涉色彩。他写道：“我多半是从一条河流眺望大海”或者“从一条河流的立场”（《观海者》）。陈波来将自我比喻为河流，从河流的视角去看海洋。在《入海口》中，这种河流与自我的同构更为明显：“百折不回的奔流，携带/众山的秘密，与丛林潮湿模糊的叨叨絮语……我也来自山中，我在入海口/找到一个容身之地，一根栖息的枝头。”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入海口，最终在此处找到栖身之地。而入海口也意味着一种消失的美学和飘零的宿命：“曾经那么多人从山里来到入海口/曾经那么一个走得最远的人/从人群中再没有回来”。在入海口，陈波来在命运的指引下安放自我的身份认同与主体位置。

与此同时，入海口还带来诗艺的启悟。在诗集中，这种启悟常以“无诗”的方式呈现。在《致入海口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为你抒情太多，我得想想/值得与否的问题/担心无所阻拦的汤汤水流/会翻越入海口的堤坝。”诗人以堤坝为喻，探讨了情感的澎湃与抒情的控制问题。而在《入海口篇

言》中，诗人则说：“要克制。诗/听从了经营//短，不放任/情绪的恣意流淌//且一开始，就/确知河道声。起伏的边脊线闪亮//静寂。大海有着更亘古不息的扰动/直到一头鲸鱼，一时带来浊重的呼吸”。这俨然是一幅海洋风景画，在夜空、山峦与大海之间，有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吸。在宏大开阔的空间中，诗人写出了静中有动的氛围，成就了一曲对大海的礼赞。

这种独特追求，表现为陈波来诗歌中沉思的风格。例如《海上》：“静寂。鱼群游进夜空/山峦沉入潮声。起伏的边脊线闪亮//静寂。大海有着更亘古不息的扰动/直到一头鲸鱼，一时带来浊重的呼吸”。这俨然是一幅海洋风景画，在夜空、山峦与大海之间，有来自宇宙深处的呼吸。在宏大开阔的空间中，诗人写出了静中有动的氛围，成就了一曲对大海的礼赞。

入海口到底有什么？值得诗人不断重返、徘徊与沉思？事实上，入海口既是陈波来诗歌的核心意象，也是他本人的心象风景。意象在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。意象的生成，源于外在客观物象与诗人主观情感的融合。诗人们毕生都在追寻专属于自己的核心意象，以其作为自己最具代表性的符号。

“唯有入海口，令人肃然起敬”，诗人如是说。

## 浅谈骑楼老街的文化遗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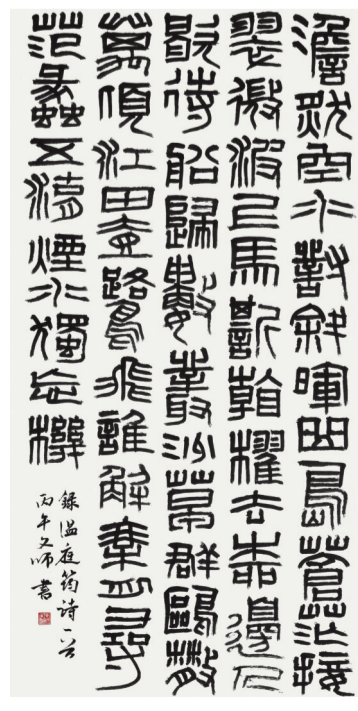
■付凯红

海口骑楼老街的文化传承，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，而是流淌在砖瓦缝隙间的活态记忆。要真正理解这份传承，我们需要跳出景观式的观赏，回到历史深处去追问：骑楼凭什么活了百年，又凭什么能继续活下去？

骑楼的文化根脉来自海洋。海口开埠后，成为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节点。一批批海南青年南下南洋谋生，创业有成后，将积蓄与见闻带回故土。二十世纪初，骑楼如雨春笋般破土而出，将海口从渔村蜕变为现代商埠。这些建筑大多由华侨斥资兴建，一砖一瓦凝结着游子对故土的深情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骑楼建筑形式本身就是跨海而来的礼物。它源自古希腊柱廊，在印度被改造为廊房，在新加坡完善为五脚基，最终由华侨引回海南。敞开的柱廊为行人遮阳挡雨，也象征着海岛开放包容的胸襟。当工匠在女儿墙上雕琢龙凤呈祥，当商人用彩色玻璃拼出几何花纹，两种文明便在砖石间水乳交融。这种传承本质上是海南人用海洋思维处理文化差异的产物，是拿来主义与本土情怀的巧妙结合。

商业基因的传承，同样是骑楼文化不可或缺的维度。走在骑楼老街上，昔日商号的金字招牌虽已蒙尘，仍可窥见往日风采。当年这里陈列着上海时新的绸缎、广州精致的纺纱，名媛绅士穿梭其间，堪称海口的时尚心脏。码头边，商人从代销土产起家，逐步拓展至布业、汇兑，终成商业规模。鼎盛时期，骑楼老街商铺林立，中山路、得胜沙一带彻夜灯火通明，歌舞厅与影剧院场爆满。这也是商业实践传承的不仅是财富积累的技艺，更是海南人以义取利的经商智慧。值得深思的是，骑楼的商业文化并非单纯的逐利，而是建立在信誉与契约精神之上的生态体系。侨批局的汇票穿梭于南洋与琼州，橡胶园的种子在商船底舱发芽，骑楼既是商品的集散地，也是文明的接驳港。这种把诚信放在首位的商业伦理，至今仍在老街的店铺里延续，成为支撑骑楼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筋骨。

骑楼的砖瓦间还镌刻着更深



郑文师字